

之象謂其有狀則狀孰云有謂其無象則象孰云無故曰妙有不有真無不無恍惚惚惚縹緲氤氳有無莫定故曰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林氏曰迎之而不見其首無始也隨之而不見其後無終也執古之道言其初自無而出也以其初之無而御今之有則可以知古始之所謂道者失紀綱紀也道紀猶曰人紀猶曰王道之綱也○吳氏曰惟其惚恍故迎之隨之皆不可見古謂在先今謂在後有謂萬物之源皆出於道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古始者道也○何氏曰此章自執古之道以上極虛本無末乃言一有字子以見萬變雖殊可以執一御也道御而王夫制不割皆以至无為宗也經曰執大象天下往蓋有不能御有而御有者无也言執者持此以往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二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三

肝江危大有集 覆六

第十五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吳氏曰士謂有道之士旁達曰通妙萬物者無所不通其妙也微而不顯其通也玄而難辯淵乎如水之深而不可測其中深不可測故強為之模擬其外之容以示人也下文七者是也○林氏曰此章形容有道之士通於玄微妙可謂深於道矣而無所容其識知惟其中心之虛不識不知故其容之見於外者皆出於無心故曰強為之容豫兮以下乃是形容有道者之容自是精到○何氏曰士之為道也微妙而難窺玄通而不滯誰得而測識之既非情識所到雖名狀亦強耳故取譬如下文所云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兮其若客渙兮若水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吳氏曰豫猶管獸名豫象屬猶犬子也象能前知其行遲疑犬先人行尋又回轉故遲回不進謂之猶豫冬涉川者怯寒畏四鄰者懼敵是以遲回而不進有道者不敢為天下先其容如此儼矜莊貌若客隨而不迎也渙解散貌若水將釋融液而不凝滯也敦篤厚貌樸材未成器也曠空豁貌若谷虛而善應也渾黃濁貌若濁羹惡玄同不自潔也○何氏曰十二月與梁成民未病涉也此冬涉之難士之持重而豫兮者似之無易由言耳屬于垣此四隣可畏也士之慎密而猶兮者似之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士之不為物先而儼兮者似之水結成冰冰消反水士之於物無滯而渙兮者似之敦兮若樸之未斷曠兮若谷之不盈渾兮若濁之受垢歷歷形容善士之道相似未易殫於言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吳氏曰此承上濁之一字而設問曰孰能濁乎濁者動之時也動繼而靜則徐徐然

而清矣又因靜之一字而設問曰孰能安乎安者靜之時也靜繼以動則徐徐而生矣安謂靜定生謂活動蓋惟濁故清惟靜故動以是推之則曠者不盈而盈數者不器而器渙者不凝而凝儼者不為主而主猶豫者不為先而先從可知矣○何氏曰是道未嘗不包體用貫動靜而非直空言也和其光同其塵與世混濁而有淡乎泊乎者清寓於濁也閉兌塞門雖安汝止而有油然勃然者動生乎靜也○兩云徐者言徐徐自然而非數數然也此言靜則可使濁者徐徐而清動則可使安者徐徐而生動靜互用也○林氏曰此兩句只是濁中有清動中有靜耳

或不盈惟不盈故與物相反人皆趨新趨成而我甘其敝不急於新成○林氏曰不欲盈者虛也敝故也敝而不新則千載猶一日也能如此而後為道之大成是以能敝不新新是一句成是一句○李氏曰接上章道紀之義發明後學存誠致敬常慎其獨不住於相而抱一潛虛為日用至於頓息諸緣消融萬幻撓之不濁澄之不清是謂微妙玄通深隱也

第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焉

吳氏曰致至之而至其極處也虛謂無物外物不入乎內也極窮盡其處也守固內禦外如守城之守靜謂不動內心不出乎外也篤力不倦也○呂氏曰虛之又虛神得其居靜之又靜神得其正列子靜也虛也得其居也西昇經人能虛空無為非欲於道而道自歸之○何氏曰列子或謂子奚貴虛曰虛者無貴也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也故曰虛者道之常今至虛且極則性太空矣故曰靜者萬物之始今守靜且篤則心永寂矣性空心寂自然道生虛極生神靜極生覺矣於此可以坐觀物化而不化於物者矣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吳氏曰作動也植物之生長動物之知覺皆動也復返還也物生由靜而動故返還其初之靜為復植物之生氣下藏動物之定心內寂也○呂氏曰且萬物之並作此於和氣發於無形觀其復也反於杳冥歸於自然至人體自然之妙用猶天地之於萬物作者動復者靜輪旋樞機運煉元和含養胎息則真炁來復返本還元矣○何氏曰列子有生者有生者又曰有生則復於不生聖人妙見作復之理觀物之出於機者必入於機故吾不與之俱盈觀物始於良必終於良故吾靜而不與之俱往復也者謂歸於道而常存也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吳氏曰芸芸生長而動之貌凡植物春夏

則生氣自根上達於枝葉是曰動秋冬則
 生氣自上而返還下藏於根是曰靜天以
 此氣生而為物者曰命復於其初生之處
 故曰復命○呂氏曰萬物皆作於性類草
 木之根也出乎震見乎離說乎兌勞乎坎
 終歸於其根也夫草木枝在上根在下人
 則不然四肢在下根在上即泥丸宮是其
 根也黃庭經腦神經根字泥丸乃帝真之
 靈域精神所聚處也人能內觀於此則萬
 神自集萬氣成臻胎仙成矣故曰夫物芸
 芸各復歸其根夫至士造道必始於窮理
 次之以盡性終之於復命未有不窮理盡
 性而能至於復命者也今夫明白四達窮
 其理也致虛極守靜篤盡其性也廣成子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必靜必清汝神將守
 形形乃長生長生則命乃復矣○李氏曰
 致虛靜篤復命歸根純是神妙若向這裏
 具隻眼一生參學事畢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
 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

不殆

林氏曰得至復命處乃是常久而不易者
 能知常久不易之道方謂之明人惟不知
 此常久不變之道故有妄想妄動皆失道
 之凶也知常則其心與天地同大何物不
 容既能容矣則何事不公王天下者即此
 公道是也以公道而王則與天同矣天即
 道也故曰王乃天天乃道久常也人能得
 此常道則終其身無非道也又何殆之有
 何氏曰夫惟知時物代謝之為常則盈虛
 消息之理得而不察察於細故曰容乃容
 知美惡是非可容則蕩蕩無偏故曰容乃
 公至公無私則公之道即王道也至大無
 外則王之道即天道也悠久不息則天之
 道即常道也道歷千萬世而無弊何殆之
 有此虛靜之極功也○吳氏曰殆謂危其
 身也按殆字從歹訓危訓將訓近凡字從
 反者多是死之義也殆者危而將近於死
 也沒猶終也

第十七章

太上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
 之信不足有不信

呂氏曰太上者其教無為其治無迹與道
 同體無上可加故曰太上雖有其位而不
 自尊不尚責任物自然各安其所若華胥
 之國則天下不聞治而自治人雖知其
 君而謂帝力於我何有周詩曰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故曰太上知有之且上古之
 世民結繩而用巢居穴處不知四時歲月
 推遷可謂至治矣伏羲神農氏作民始耕
 而食織而衣趨於仁義禮樂毀譽之說著
 焉為君者澤加於民被其仁者則視之如
 父母懷其義者舉之如日月親譽之理愈
 彰則於上古之道日愈遠矣南華經曰舜
 有禮行百姓悅之是也故曰其次親之譽
 之後世治出變詐仁義失禮樂廢愚智相
 欺天下衰矣未免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示
 其威令使民儼而從之故民不畏威而化
 為欺罔民欺罔則侮上之心生矣故曰其
 次畏之侮之五常者以信為主魯語云民

無信不立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
儻焉文質相勝得喪相隨權詐興欺罔
並起此信之不足也信既不足則民有不
信之心生焉所謂周人作誓而民始叛是
也故曰信不足有不信○林氏曰太上言
上古之世也下天下也上古之世天下之
人但見有君而已而皆相忘於道化之中
及其後也民之於君始有親譽之意又其
後也始有畏懼之意又其後也始有玩侮
之意此言世道愈降而愈下也上德既衰
誠信之道有所不足故天下之人始有不
信之心此商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會
而民始疑之意○何氏曰聖人在上懷道
不言而澤及萬物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
人無勞役無冤刑天下莫不仰上之德當
是時知有君而不知其它如魚相忘於江
湖時也此太上之道也其次大道廢有仁
義則與天下相親相譽於禮樂之中如魚
相煦濡時也又其次則其政察察其民缺
缺而天下始畏於法今之下又其次則法

立而奸生今行而詐起而民始罔上行私
疾視其上而玩侮於後矣此如魚相吞噬
時也莊子古之明大道者道德已明而仁
義次之賞罰最居其後正有見乎此世道
愈降如江河固難復望帝力何有於我之
世而伯王道難人心隨之遂有愛畏敬慢
之變皆起於上之人誠信不足以感人以
至此極也又曰必我不足於信而後人有
不吾信○李氏曰太上以下不能無為親
之譽不言之教也畏之者刑禁也侮之
者上失信也上失信於民則民不信
猶考其責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李氏曰猶考其責言不言之教也不言之
教無為而成刑不試而民自服也至於功
業成遂還淳返朴則親譽畏侮皆忘矣百
姓安居樂俗忘其所自故曰謂我自然○
何氏曰聖人所以豫考猶考以言為重而
不敢事聲色之化民也必得不言之教無
為之為功成事遂自然之化使民贊美而
不自己者乃所以救世變於無窮也○呂

氏曰太古之化無為之理不言之教而已
其責言也如此易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則知聖人一言而為天下之法自知其言
之可貴是以損之又損默之又默猶責其
言未嘗輕發今之人徒責其言亦虛文也
故曰猶考其責言有道之君使民日改月
化遷善遠罪安居樂俗垂拱而視天民之
阜淳化之風可復功既成事既遂百姓咸
謂得其自然之道也

第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
林氏曰大道行仁義在其中仁義之名立
則道漸漓矣故曰大道廢有仁義譬如智
慧日出而後天下之詐偽生○吳氏曰前
章下知有之者大道也親之譽之者仁義
也畏之侮之者智慧也自大道而一降再
降已是三等智慧又變為大偽則共有四
等然大道廢而後有仁義則其變猶稍緩
智慧出過有大偽則其變為甚亟○呂氏
曰大道者太古無為之道也大道之隆仁

義行於中民用之而不知其為道耳聖人之學先道德而後仁義世俗之學先仁義而後道德殊不知陰陽者天之道剛柔者地之道仁義者人之道其仁義初未嘗離於道而道亦何嘗棄於仁義奈何後人執

於仁義為定名遂使朴素之道微而蒙蔽之害生焉曾未若絕仁棄義返本還元造乎自然則道不廢矣故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起於仁義盜賊起於貧窮仁義隱則智慧生智慧生則大偽出智不足則繼之以偽故曰智慧出有大偽○何氏曰莊子

至德之世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是以行而無迹事而無傳由是而觀之仁義忠信之名不立而有其實所以為至德之世大道之行也

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
林氏曰六親不和而後有孝子之名國家昏亂而後有忠臣之名此二句皆是譬喻○吳氏曰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皆尊

卑長幼各由其道而無有不和則子孝者乃其常分不知其為孝也譬之父子黨傲叅會而後知有大舜之孝子國謂君之國家謂臣之家君臣上下各由其道而無有昏亂則臣忠者亦其常分不知其為忠也

商受不君奸回羣聚而後知有三仁之忠臣○李氏曰接上章親譽畏侮之義與其國亂顯忠臣不若無為民自化○呂氏曰夏桀立而龍逢彰商紂亡而比干顯

第十九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吳氏曰絕謂絕之而不為棄謂棄之而不
用聖智即智慧也巧利即大偽也○呂氏曰形度法象功用陳迹皆為聖也權變謀慮揣摩縱橫皆為智也苟有心於為智豈知至智者乎至人恐天下之人惑於聖智

夫真愈甚貴乎務本絕其聖棄其智使民如童蒙專事農桑其利於民也豈止百倍故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夫孝慈者天之

性仁義者人之情也天性出於自然不可易也仁者愛物則民親之義者宜物則民譽之親譽之心生而性命之和失矣至人絕之於未有棄之於未然使人返於本復於初則孝慈之道全矣故曰絕仁棄義民

復孝慈夫雕琢刻削機械為錫事之巧也珠玉斛斗權衡符契物之利也競事之巧則不顧其恥趨物之利則不顧其義起盜賊一端也苟能返其性宅歸於朴鄙則盜賊何自而起乎故曰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林氏曰聖智之名出而後天下之害生不若絕之棄之而天下自利仁義之名出而後有孝不孝慈不慈分別之論不若絕而去之與道相忘則人皆歸於孝慈之中而無所分別也巧利作而後盜賊起不若絕而棄之即所謂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李氏曰發上章之蘊聖智仁義巧利一切棄絕不復見用則民從其化而返朴也○林氏曰或謂老氏絕仁棄義得非與孔子背馳蓋推尊道源之所從出以仁

與孔子背馳蓋推尊道源之所從出以仁

義禮樂非不可以為治不如以道化民而相忘於吾道之中為上也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呂氏曰絕聖棄智一也絕仁棄義二也絕

巧棄利三也皆入道之序未觀其實也道不可言之皆其似者也達者聞似而失真未免紀之以文垂之以教猶恐人之疑似焉是明而不著知而不用去文而尚質別有所循使其渙然冰釋故曰此三者以為文不足何謂今有所屬純粹而不雜見素也靜一而不變抱樸也守己至公不好外美少私也節儉制情恬然安窈寡欲也如是而治國則躋民於仁壽之鄉義皇之世不難及矣如是而治身則其神虛白物不能滌豈非見素其神不虧存於混沌豈非抱朴食息起居無非公正豈非少私棲神希夷諸緣迴絕豈非寡欲以彼易此有何不可○何氏曰非聖智巧利之不可用於天下也謂此三者之名皆其文而非其

實也使天下安其性命之情則三者可無以名為也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而人徒尊三者之名而惜之惑之甚也文則有所不足者若屬之道德之鄉始為實也故曰夫巧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故曰整

萬物而不以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為巧故曰愛利出乎仁義指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食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也此言利之假之無以

誠之則皆文之以義而已於仁義何有去道遠矣但世俗未達其旨笑絕聖棄智為荒唐鄙絕仁棄義為僇度局不思玄聖之意欲使天下脩混成之道捨文返質以遊其天故曰守其一不雜其二治其內不飾其外明白入素無為返朴體性抱神夫如是何以文為由少私寡欲而入於無私無欲淳厚既返澆競自祛則昭灼之聖無所用機鑄之志無所行兼愛之仁無所措裁制之義無所施利器伎巧無所用天下混

然歸乎大順此則聖人立言之大旨也世俗未足以識此奈何輕議○吳氏曰大道之民外之相示以素內之自守以朴素者未淪色之絲也朴者未斲器之木也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第二十章

絕學無憂雅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李氏曰絕學者絕常人之學而學人之不學絕世之學也俗人惟務學於事益其所聞惟恐進道不精故常憂聖人棄絕所有惟務於味道故無憂也相去幾何言相去不遠也相去何若言太遠也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言善惡可畏也○何氏曰此絕學即大道也自然無為乃至離色離名此絕學也宜其憂患頓忘也既曰無憂夫又何畏雖無思慮然必敬必戒蓋以雅阿一聲也幾何其遠而雅敬阿慢善惡一念也幾何其濶而善美惡醜莊子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歟此又於無憂之中有

可畏者聖人雖忘世而不敢玩世由絕學無憂而言則無色之色為之見無聲之聲為之聞無味之味為之甘不言之教為之教目中無金牛又何憂焉由唯阿善惡而言則目不敢妄視耳不敢妄聽口不敢妄

言形不敢妄動視聽有大如車輪奈何不畏莊子曰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此人畏亦畏之說也曰替乎大哉獨成其天此絕學無憂之說也蓋道至無為而極弘道則自善而始無巨無細無起無止欲求其渠

央荒乎其不可尋也吾復何所用其心○董氏曰荒大而莫知其畔岸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吳氏曰熙熙和樂貌泊靜也先如龜兆之微垢衆人之為學者循外為悅如享太牢而食可悅口者甚美如登春臺而觀可悅

目者甚備我則泊然而靜情慾未闌無端倪可見如嬰兒未能孩笑之時一不知外物之為樂也○林氏曰衆人之樂於世味

也如享太牢如登春臺而我獨甘守淡泊百念不形如嬰兒未孩之時兆形也萌也此心不萌不動故曰未兆嬰兒方生孩稍長也嬰兒之心全無知識○何氏曰衆人方如享太牢之適口體也如登春臺而恣遊觀也熙熙然其足樂也吾則兆朕未形如嬰兒初生未至於孩迎之不見其首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吳氏曰乘乘謂寄寓於物若無所歸謂不住著於物○何氏曰乘乘兮無所歸乘物遊心如乘風履虛無所湊泊隨之不見其後也又曰乘乘如乘風乘雲皆乘風駕浮之象○呂氏曰隨世湮迹與物同波心融形釋與神為一若虛舟汎汎而東西木葉飄飄而高下不知風之乘我我之乘風莫知所往故曰乘乘兮若無所歸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林氏曰衆人皆有求盈餘之心而我獨若遺棄之此意謂我之為道而無有餘之心也○呂氏曰世人循其所知汨於富貴自

謂樂有餘矣至人則不然糶糠名利針芥軒冕知身世皆妄心如虛空無事不忘故曰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吳氏曰遺失也衆人喜其所得之多我則一無所得而憐然若有失也○董氏曰遺忘也蓋有若無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呂氏曰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極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終日如愚者以其不虧其神也○吳氏曰沌如渾沌之沌冥昧無所分別也與莊子愚屯之屯同謂無知也○林氏曰沌沌混沌無知之貌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呂氏曰世人用神於外光而且耀惟求多聞增益其見學以術人若揭日月而行至人則智週萬慮靈光內燭被褐懷玉外無文彩故曰衆人昭昭我獨昏昏世人蔽明苛刻於誇有為執持其偏急從事於細微見察淵魚智窮毫末而不知止也至人則體天法道道遠任物冥然寬大無乎不容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呂氏曰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極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終日如愚者以其不虧其神也○吳氏曰沌如渾沌之沌冥昧無所分別也與莊子愚屯之屯同謂無知也○林氏曰沌沌混沌無知之貌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呂氏曰世人用神於外光而且耀惟求多聞增益其見學以術人若揭日月而行至人則智週萬慮靈光內燭被褐懷玉外無文彩故曰衆人昭昭我獨昏昏世人蔽明苛刻於誇有為執持其偏急從事於細微見察淵魚智窮毫末而不知止也至人則體天法道道遠任物冥然寬大無乎不容

呂氏曰世人用神於外光而且耀惟求多聞增益其見學以術人若揭日月而行至人則智週萬慮靈光內燭被褐懷玉外無文彩故曰衆人昭昭我獨昏昏世人蔽明苛刻於誇有為執持其偏急從事於細微見察淵魚智窮毫末而不知止也至人則體天法道道遠任物冥然寬大無乎不容

呂氏曰世人用神於外光而且耀惟求多聞增益其見學以術人若揭日月而行至人則智週萬慮靈光內燭被褐懷玉外無文彩故曰衆人昭昭我獨昏昏世人蔽明苛刻於誇有為執持其偏急從事於細微見察淵魚智窮毫末而不知止也至人則體天法道道遠任物冥然寬大無乎不容

呂氏曰世人用神於外光而且耀惟求多聞增益其見學以術人若揭日月而行至人則智週萬慮靈光內燭被褐懷玉外無文彩故曰衆人昭昭我獨昏昏世人蔽明苛刻於誇有為執持其偏急從事於細微見察淵魚智窮毫末而不知止也至人則體天法道道遠任物冥然寬大無乎不容

呂氏曰世人用神於外光而且耀惟求多聞增益其見學以術人若揭日月而行至人則智週萬慮靈光內燭被褐懷玉外無文彩故曰衆人昭昭我獨昏昏世人蔽明苛刻於誇有為執持其偏急從事於細微見察淵魚智窮毫末而不知止也至人則體天法道道遠任物冥然寬大無乎不容

昏默難知晦冥固測故曰眾人察察我獨
悶悶○林氏曰昏昏悶悶即混沌是也俗
人昭昭察察而我獨昏昏悶悶此其所以
異於人也○吳氏曰昭昭已明察察尤明
昏昏已不明悶悶尤不明也俗人皆以有
知為智我獨無知而愚也

漂兮其若海颺兮似無所止

林氏曰如乘舟大海之中風颺颺然而無
所止宿此若乘乘兮無所歸之意○吳氏
曰如漂浮於海中任其所通而不知所定
向如颺颺之長風隨其所起而不知其所
止息

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吳氏曰眾人皆有以者有以其所止所
定也頑謂面頑如麻痺不知痒痛者鄙謂
鄙人我獨頑然無知有似遠鄙之愚人也
凡人居國邑繁庶之地者多知居於遠鄙
僻陋之地者無知也○林氏曰有以有為
也眾人皆有為而我甘於不求故若頑若
鄙○董氏曰以用也頑然無知也鄙野也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吳氏曰此一句總結上文自人之所畏至
我獨若遺言人為學者務多能而我獨一
無所能自愚人之心至我獨頑似鄙言人
之為學者務多知而我獨一無所知此我
之所以獨異於人而我之所貴者則大道
玄德也大道者萬物之母也故曰食母食
母即乳母也司馬氏曰乳哺元和○林氏
曰我之所以異於人者味於道而已有名
萬物之母即道也食味也貴求食於母
言以求味於道為貴也○李氏曰聖人棄
絕所有惟務於道而求食於母守雌抱一
而已故曰無憂○呂氏曰道者萬物之宗
如魚之有水魚失其水則死人失其道當
何如哉要當知其神為炁之子炁為神之
母非母乳之無以自活非炁飼之無以自
生故曰虛而乳之綿綿上下則形可以不
化神可以不虧故曰而貴食母○或曰有
以而貴求食於母而解者有以兒貴食於

母而解者其辭不同何也曰其辭雖不同
而其理則皆歸於味道也

第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呂氏曰常道無名惟德以顯至德無本順
道而成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為德則有容
矣未嘗須臾離道故曰惟道是從○吳氏
曰孔德猶言盛德容謂有而可見者從由
也萬有皆本乎德凡形氣之可見者德之
容也然德之所以有此容者由道中出○
林氏曰孔盛也知道之士惟道是從而有
見外者自有盛德之容德之為言得也得
之於已曰德道不可見而德可見故以德
為道之容也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呂氏曰夫道杳然難言何物之可擬也言
物者強名以究妙理也道既無形當何所
從乎今也即物求道不可得捨物求道道
亦無涯扣其恍惚之端則恍似有也無中
之有惚似無也有中之無居無非無即空

是色居有非有即色是空恍惚之理可想
像矣故曰道之為物惟恍惚○吳氏曰
似有似無不可得見故曰恍惚

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杳兮冥
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呂氏曰恍中之象方其有象也其末無所
從故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視聽既不
可得所謂杳冥之物又安得涯涘也謂之
無則能妙萬物謂之有則莫見其形太虛
之象似有而無造化生焉萬物兆焉太虛
之物似無而有風雷生焉霜露降焉有象
則物之名立矣有物則因至精而生焉杳
而深窈冥而寂默無中妙有包乎萬化之
根藏乎太虛之精畜乎自然之信是以萬
類生焉三才備焉廣成子言至道之精杳
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原其身心也
為恍惚之宮腎為杳冥之府心藏神腎藏
精一身之精神寓於恍惚之中矣故曰惚
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杳兮冥
其中有精若精者經緯萬方妙乎一身在

丹謂之大藥在易謂之中乎萬變不能遷
自然不可移妙中之妙真中之真感之立
應故能春生秋殺未嘗差忒注之於身飛
騰祖炁斡旋汭流回黃轉赤其道應時故
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何氏曰昔有通

玄者論此章曰物非常物精非常精也天
得以清地得以寧人得以靈夫能抱玄守
一求精於杳冥求物於恍惚形神洞達與
道合真矣夫曰象曰物曰精皆在恍惚杳
冥無中有也而曰其精甚真且言有信則
無無而有有也○吳氏曰先儒謂沖實無
朕而萬有森然已具者此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
甫之然哉以此

呂氏曰爰自上古下及來今湛然常存隨
時顯用未始有名強名真精亘千古而不
動儼一性之長存坐觀天地之聚散死生
之終始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
甫然衆甫之變日逝不停何以知萬物實
稟乎亦由其道之所至也蓋道者杳冥恍

惚常在不去故能應變為治也如此○何
氏曰是道也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
古而不為老雖常無名而名不去即首章
常名之名是謂常道之道坐閱衆甫之自
出甫美也衆甫全美也以備道也故曰淡

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
德也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此道也
閱衆甫如閱天下義理之閱皆更歷意○
林氏曰道之名在於古今一日不可去而
萬善皆由此出衆甫衆美也閱歷閱也萬
善往來皆出此道也以此者道也○吳氏
曰不去謂長存也閱猶歷也甫美也衆甫
萬有也萬有之美皆有時變滅惟孔德由
道中出者自古及今不滅變而常存然如
此也吾何能知萬物之變滅無常如此哉
以此孔德有常之道而知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三